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名著重译

——《老人与海》新旧译本比较

张晓林

(武警福州指挥学院文化教研室, 福建福州 350002)

摘要: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接受可以划分为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两种形式。其中,所谓垂直接受,即指从历史嬗递的角度确定的文学本文的接受,评价的状况。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各自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各异,必然引致对特定作家、文学本文不尽相同的阐释和结论。本文将接受美学的这一观点与文学名著的翻译结合起来,认为名著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不应受某一历史时期阐释水平的局限,名著重译能保存和丰富其内在的审美价值,因此应得到提倡。

关键词:接受美学;接受理论;期待视野

1. 引言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不同于文学本文,任何文学本文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它不是独立的、自为的,而是相对的、为我的(周宁,金元浦,1987,p.4)。文学本文的接受是一种解释活动。作品的意义是读者从本文中挖掘出来的,作品未经阅读前,有许多“空白”或“未定点”,只有在读者阅读这一“具体化”的活动中,这些“空白”才能得到填补,作品的意义不是本文中固有的,而是从阅读具体化活动中生成的(周宁,金元浦,1987,p.2)读者通过自身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使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达到文学作品的实现。读者对本文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本文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的过程。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本文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仅仅在于人们可以对它做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既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有意义的,也是合理的(周宁,金元浦,1987,p.5)。

本文选取《老人与海》不同时期的两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时期的译者由于其主体品格和接受环境的不同而对原文做出的不同的解释。这两个译本一个是商务出版社于1960年第一次出版发行的海观的译文,即下文提到的译文一,另一个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99年10月出版的吴劳的译文,即下文提到的译文二。

2. 原文的“未定性”与译者的“期待视野”相结合使重译成为可能

由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直觉能力和接受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所以作家在创造文学作品的时候往往有意加大作品的未定性和空白度,以激发人们的理解和想象,给人们的想象和理解留下广阔的天地。这种现象在名著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也正是名著的韵味所在,是其历经时代的变迁而魅力不减的原因。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认为,一篇本文的语词是既成的,语词的解释是确定的,既成因素和(或)阐

【作者简介】张晓林(1977-),女,硕士,武警福州指挥学院文化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释之间的间隔是未定的。他认为没有非调节的既成物，但又坚持存在某种制约阐释的“东西”。“有待调节的‘东西’，先在于阐释；作为对阐释的制约，它对阐释中进行的期待具有反弹力，因而作用于诠释过程，其结果是调节的既成品和对起初的假定的糅合重塑”（周宁，金元浦，1987，p. 369）。下面列举《老人与海》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

例 1 .

But they did not show it and they spoke politely about the current....

译文一：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感情流露出来，只是轻轻地讲起海流.....

译文二：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说起海流.....

解析：原文中的状语“politely”在词典中有三个义项：① 有礼貌的，文雅的；② 出于礼貌的，客气的；③ 有教养的，高雅的，上流的。但译文一把它转译成了“轻轻地”。轻轻地说话固然是有礼貌、文雅的一种表现，也可能正是原文作者想表现出的一种画面，但是译者为什么不直接译成“斯文”而费心地译成“轻轻地”呢？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这是与译者的期待视野有关的。用“斯文”来描述一群打鱼人在译者看来不符合他心目中渔夫的形象或者不符合译文读者心目中渔夫的形象，所以译者放弃了直译，而选择了比较中性的副词“轻轻地”。类似的形容和描述在整个译本中还有很多处。译者通过阅读原文，对打鱼人形成的整个印象与他记忆中打鱼人的形象融合起来，时而更贴近自己的记忆，时而更忠实于原文中的描述。而对译文二的译者来说，直译成“斯文”在他的期待视野中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译者选择了最基本的义项。

这样，通过不同译者的独特的阐释，原文中的“空白”处被涂上了各种不同的颜色，丰富了表达力。

例 2 .

Can you really remember that or did I just tell it to you?

译文一：你真的记得那回事吗？还是我告诉你的呢？

译文二：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

解析：在这个例子中，关键之处是副词“just”的翻译。“Just”有“刚才，方才”的意思，译文二所选的就是这个义项。“Just”还在口语中用于加强语气，表示“很，非常，确实，完全”，有时不被译出来。译文一选择的就是这个义项。那么，在原文中，老人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同的译者选择了不同的理解。其根据，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译者本人的经历或者说把自己放在与老人相似的语境中会产生的表达。这样一来，由于译者的经历不同，对原文的洞察力就不同，从而造成了期待视野不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译文。

例 3 .

But four hours later the fish was still swimming steadily out to sea....

译文一：但是四个钟头以后，那条大鱼照旧拖着这只小船不慌不忙地向着浩瀚无边的海面上游去.....

译文二：然而过了四个钟点，那鱼照样拖着这条小船，不停地向大海游去.....

解析：比较原文和两个译文，很容易发现译文一多出了一个形容词“浩瀚无边”。这是原文中没有的形容词，对原文语意的表达也无大碍。但是译者加上了这个富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表达了他阅读原文至此的感想，这样的译文扩展了原文的意义，会带给译文读者一种原文读者所没有得到的联想。

例 4 .

It is enough to live on the sea and kill our true brothers.

译文一：杀我们的亲兄弟，够了，够了。

译文二：弄死我们自己真正的兄弟，已经够我们受的了。

例 5 .

“I will have everything in order,” the boy said. “You get your hands well old man.”

译文一：“那么我要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孩子说。“我也要把你的手养好，老大爷。”

译文二：“我要把什么都安排好，”孩子说。“你把你的手养好，老大爷。”

解析：例4和例5同样是因为两位译者阅读感受和理解不同而造成了不同译文。在例4中，译文一连用了两个“够了”，明显地增强了感情色彩。原文作者是否想表达这样浓烈的思想感情呢？从理论上说，在文学交流这样一种“非对称”性交流中，信息发出者的意图语境消失了，只能在信息载体中留下些暗示，也就是留下空白结构，待读者阅读的想象来填充。再者，文学交流不构成反馈，无从矫正阅读的对错，因而也无所谓对错（周宁，金元浦，1987，p. 10）。而读者的阅读经验是一种形象创造活动，不同读者的阅读，同一读者不同时间的阅读，创造出来的形象也是不同的，无所谓准确或误差。从这个角度来说，译文一即使增强了原文的感情色彩，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例5中，译文一把“You get your hands well old man.”译成了“我也要把你的手养好，老大爷”，是一处误译，但是由此也表明了译者读原文时的心理变化。译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决心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自然包括把老人的手养好。这样的译文很顺畅，符合逻辑，译文读者除了赞赏孩子的能干以外，可能也不会提出疑问，但这样的译文毕竟和原文产生了分歧，而这种分歧正是译者只从自己的期待视野出发而忽视原文所造成的。

从以上五例可以看出，不同的译者由于各自的期待视野不同，对同样的原文会产生不同的阐释。不同的阐释从总体上来说丰富了原文作者留下的一些“未定”的地方，使原文的意义表达更加清楚明显。

3. 译者接受环境的变迁使重译成为必要

任何阅读活动都离不开时间，离不开历史与未来的之间的调节，离不开视野的改变和文学事件的重新解释。这种视野的变化，阐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者（包括译者和译文读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所造成的。

现代文艺学认为，文学接受具有恒定性和变异性两个特性，它们是在文学接受三个要素的关系和过程中生成的。在文学接受中，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其性质包括稳定的或变化缓慢的主体品格，如生存经验、审美意识、文化水准等；文学语境作为接受环境，具体表现为主、客体互动时所处的文化背景，包括自然地理、风俗习惯、文化风尚和审美倾向等。接受环境是本文生成意义的基础，同是读者主体品格的基点，它对文学接受的结果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由于原语和译语文化、科技发展的不同步，译者的接受能力会受到制约，从而会产生误译。以下就是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例6.

The moon affects her as if it does a woman, he thought.

译文一：月亮迷住了她就像迷住了一个女人一样，他想。

译文二：月亮对她起着影响，如同对一个女人那样，他想。

解析：这两个译文的差别主要在对“affect”一词的理解。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看，“affect”表示“影响”，并没有“迷住”的意思。其次，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懂得了月亮的活动改变着大海的潮汐，也影响着女性的生理周期。最后，根据上下文，老人发现海面开始变得不平静，这正是潮汐在变化。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渔夫，他应该很清楚这是月亮的作用。这些都说明，affect 应该是“影响”的意思，译文二的理解是正确的。再看译文一，译者将“affect”译成了“迷住”，并隐含着月亮会迷住女人的意思。可是月亮真的会迷住女人吗？这并没有什么证据，也不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译文一由于忽略了原文语言中含有的科技因素，或者不清楚这个自然现象，所以产生了误译。

例7.

I was lucky to get him instead of dolphin. Dolphin is too sweet. This is hardly sweet at all and all the strength

is still in it.

译文一：我幸而捉到的是它，不是海豚。海豚太好吃啦。这条鱼简直不好吃，可是吃下去就会有力量。

译文二：我运气好，捉到了它，而不是鲱鳅。鲱鳅太甜了。这鱼简直一点也不甜，元气还都保存着。

解析：这句话中，“sweet”到底是表示“甜”还是“好吃”呢？就“sweet”本身来说，这两个义项都是正确的。可是在译文一的最后一句话中，出现了语意转折。“这条鱼简直不好吃，可是吃下去就会有力量。”这种转折的意味在原文中是没有的。相较之下，译文二更加顺畅一些，“这鱼简直一点也不甜，元气还都保留着。”另外一个理由是，如果按照译文一，将“sweet”译成“好吃”，那么“海豚太好吃”，为什么没捉到它还会感觉到幸运呢？按理说，“甜”是“sweet”的基本义项，翻译出来也很顺畅，为什么译文一会放弃这个义项呢？也许是因为，在翻译的时候不能肯定海豚是不是真是甜的，因而不敢贸然地这样译。现在，人们知道了海豚是甜的，将“sweet”译成“甜”就没有一点问题了。

例 8 .

“*Agua mala*,” the man said. “You whore.”

译文一：“海水给败坏啦，”老头说。“你这婊子。”

译文二：“水母，”老人说。“你这婊子。”

解析：在原文中，“*Agua mala*”是用斜体字表示的。两个译文对这个词的翻译差别很大。而译文一的语意似乎不太清楚。对照原文后，可以发现，“海水给败坏啦”和“*Agua mala*”并无关系。根据从网上得来的资料，“*Agua mala*”在西班牙语中是“脏水”的意思，此外，还是加勒比海一种水母的别名，这种水母的触手能括至大片水域，而且不易察觉，人的肢体一旦被它缠上，就会留下如同被酸液烧伤的伤痕。显然在这句话中，译文一选取的可能是“脏水”这个义项。可是此处，老人指的不可能是脏水，而是他看到的水母。所以，译文二的理解是正确的。可以想见，如果译文一的作者对“*Agua mala*”这个词的特殊语意有所了解的话，一定会选择“水母”这个义项。这正是由于文学接受的客观环境的限制而造成的误译。

在翻译的时候，译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往往缺少关于原语文化方面的信息。对这部分文化信息，译者必须能做出补偿。因为译者无论在语言、文字或是文化方面都比译文读者占有更多的优势，他应该对原文中含有的文化因素很敏感，也应该对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有清楚的认识，从而在译文中进行有效的文化补偿。译者最常用的补偿方法就是注释。本文所选的《老人与海》两个译本最明显的区别便是注释。海观的译本没有注释，而吴劳的译本共加注 35 处，涉及科技、专有人名和地名。这些注释的添加使原文中文化信息的表达更加完整，更加清楚，从而有助于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例 9 .

On this circle the old man could see the fish's eye and the two gray sucking fish that swam around him . Sometimes they attached themselves to him .

译文 1：这次鱼打转儿的时候，老头儿看得见它的眼睛和在它身旁游泳的两条灰色的小鱼。有时候它们恋恋不舍地跟着它。

译文 2：这回鱼兜圈子回来时，老人看见它的眼睛和绕着它游的两条灰色的鲷鱼。它们有时候吸附在它身上^①。

（注：①鲷鱼头顶上有一个吸盘，常吸附在大鱼身上，让它带着游走。）

解析：在翻译这两句话的时候，译文一没有译出鲷鱼，更没有解释鲷鱼头顶上有吸盘这个特点，所以，就无法解释后半句“they attached themselves to him”这个现象，为了使译文通顺而加上了“恋恋不舍”这个状语修饰成分。可是这样的处理会带给读者一种疑问，为什么两条灰色的小鱼会恋恋不舍地跟着它？大鱼是不是有什么吸引它们的地方？文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事实上，随着对鱼类的不断了解，人们知道了

鲫鱼头顶上有吸盘，常常附在大鱼身上，让它带着游走，正如译文二中的注释所写。这个注释使原文的意义表达更加清楚，更加合理。这样，伴随生物科学的发展，译者作为接受主体，视野开阔了，主体品格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新的译文，使原文的意思得到了更准确的传达。

例 10 .

“Baseball I think,” the boy said. “Tell me about the great John J. McGraw.” He said Jota for J.

译文一：“还是讲一讲垒球的好，我认为，”孩子说。“把老麦克格劳的事情对我讲一讲。”

译文二：“我看谈棒球吧，”孩子说，“给我谈谈那了不起的约翰·丁·麦格劳^①的情况。”他把这个丁念成“何塔”^②。（注：①丁为约瑟夫的首字母，②在西班牙语中读为“何塔”。）

例 11 .

“Tiburón,” the waiter said. “Eshark.” He was meaning to explain what had happened.

译文 1：“Tiburón,” 侍役说，“Eshark”。他想对她讲一讲事情的经过。

译文 2：“Tiburón, ^①” 侍者说。“Eshark^②”。他打算解释这事情的经过^③。

注：①西班牙语：鲨鱼。②这是侍者用英语讲“鲨鱼（shark）”时读的发音，前面照西班牙语习惯加上一个元音。③他想说这是被鲨鱼残杀的大马林鱼的残骸，但说到这里，对方就错以为这是鲨鱼的骨骼了。

解析：在例 10 中，译文一略去了最后一句“He said Jota for J”，而译文二不仅直译出来，而且还加了两个注释。这样，原文所表达的孩子说话时形象的样子就完整地传达出来。例 11 也是一样。仅两句话就加注三处，解决了由于原文语言使用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理解障碍。这种注释对译文读者理解译文很关键。

例 12.

I'll say a hundred Our Fathers and a hundred Hail Marys.

译文一：我要说一百遍“我们在天的父”和一百遍“福哉玛利亚。”

译文二：我要念一百遍《天主经》和一百遍《圣母经》。

解析：这一例涉及到译者的文化意识。文化意识即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在进行语言文字的转换的同时，他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入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并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或者用母语传授的文化经验去曲解信息（罗进德，2000，p. 165）。

译文一从字面意思出发，把“ Our father ”“ Hail Mary ”直译为“我们的在天之父”和“福哉玛利亚”；而译文二则译成《天主经》和《圣母经》。通过考证，“ Our father ”“ Hail Mary ”分别指的是《天主经》和《圣母经》。如果译者从上下文来考察这两个词语的翻译，也许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下文中，作者就写道，老人开始祈祷，有时太疲倦了，竟背不出祷文了，而且老人认为《圣母经》比《天主经》容易念。所以，译者应该意识到这是两段祷文。如果认为“我们的在天之父”、“福哉玛利亚”是祷文的名称，那么很容易引起译文读者的误解，以为老人嘴里总是重复着“我们在天之父”和“福哉玛利亚”这两句而已（王龙，2003）。译文一的产生可能是受到译者文化背景知识的制约，也可能是受到译者期待视野的制约，把老人想象成了中国求神拜佛的老人，嘴里念叨着经文，并把这种形象传达给了译文读者，很容易使译文读者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文中的这个老人和中国的信神的老人没什么两样。这样，原文中的宗教信息就丢失了。

从以上对例 6 至例 12 的分析可以看出，翻译中一些文化信息的传递会由于受到译者接受环境、主体品格的制约而丢失。通过重译，这些文化信息可以得到不断的补充和精确。

4. 结 语

名著不厌百回译。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草婴，许钧，1999，pp. 211-212）曾说过，“原著作家的风格只有一个，但文学翻译家十个就有十种风格，因此，一种原著，尤其是名著，应该容许有不只一个译者来译，让读者自由选择他所喜欢的译本。”杨武能先生也说，“原文的多义性及某些言外之意的确难免有所损失，但同时，却又可能获得新的原本没有的意义。这正是文学翻译作为跨文化艺术活动的先天缺陷，也是我认为译文与原文不可能等值，以及名著翻译不可能有‘定本’的原因之一”（杨武能，许钧，2000，p. 217）。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受到主体品格、接受环境、文学环境的限制，常常会导致译者接受能力、期待视野的局限，从而造成的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误差甚至造成误译。从以上对《老人与海》新旧两个译本的比较可以看出，名著重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因此非常重要，是值得提倡的。

参考文献：

- Holub Robert C. 1984. *Reception theory*. London: Methuen.
草婴，许钧. 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翻译[J]. 译林，1999（5）.
海明威. 老人与海[M]. 海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海明威. 老人与海[M]. 吴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罗进德. 谈谈误译的文化背景[A]. //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C].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王龙. 评“动态对等”说——《老人与海》两中译文之比较[D]. 北京外国语大学，2003.
杨武能，许钧. 漫谈文学翻译主体[J]. 译林，2000（3）.
周宁，金元浦，译.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On retranslation of famous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of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ZHANG Xiao-lin

Abstract: According to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the reception of litera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tterns, that is, vertical reception and horizontal reception. The former means determining the original text's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Readers in different history periods hav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certain writer or original text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combines the viewpoint and the translation of famous book, holding that famous book has special aesthetical value and its explanation shouldn't be limited by certain translated version. Retranslation can keep and enrich the aesthetical value of the famous book and should be encouraged.

Key words: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reception theory; horizon of expectation

(Edited by XIANG Peng and Stella)